

同情中斷錄

木心

一九七二年生，原籍中國浙江，

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。

一九八二年來美國，定居紐約。

著作

散文集：

瓊美卡隨想錄

散文一集

即興判斷

素履之往

馬拉格計畫

存在與消失

魚麗之宴

同情中斷錄

詩集：

西班牙三棵樹

巴瓏

我紛紛的情慾

會吾中

雪句

小說集：

溫莎墓園

侍古集

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

同情中斷錄

木 心

本集十篇
皆爲悼文
我曾見的生命
都只是行過
無所謂完成

目 次

童年隨之而去	3
第一個美國朋友	17
草色	37
戰後嘉年華	51
此岸的克利斯朵夫	89
雙重悲悼	127
飄零的隱士	153
上海在哪裡	165
烏鎮	189
同情中斷錄	207

孩子的知識圈，應是該懂的懂，不該懂的不懂，這就形成童年的幸福。我的兒時，那是該懂的不懂，不該懂的卻懂了些，這就弄出許多至今也未必能解脫的困惑來。

不滿十歲，我已知“寺”、“廟”、“院”、“殿”、“觀”、“宮”、“庵”的分別。當我隨著母親和一大串姑媽舅媽姨媽上摩安山去做佛事時，山腳下的“玄壇殿”我沒說什麼。半山的“三清觀”也沒說什麼。將近山頂的“睡獅庵”我問了：

“就是這裏啊？”

“是囉，我們到了！”挑擔領路的腳伕說。

我問母親：

“是叫尼姑做道場啊？”

母親說：

“不噢，這裏的當家和尚是個大法師，這一帶八十二個大小寺廟都是他領的呢。”

我更詫異了：

“那，怎麼住在庵裏呢？睡獅庵！”

母親也楞了，繼而曼聲說：

“大概，總是……搬過來的吧。”

庵門也平常，一入內，氣象十分恢宏：頭山門，二山門，大雄寶殿，齋堂，禪房，客舍，儼然一座尊榮古刹，我目不暇給，忘了“庵”字之謎。

我家素不佞佛，母親是爲了祭祖要焚“疏頭”，才來山上做佛事。“疏頭”者現在我能解釋爲大型經懺“水陸道場”的書面總結，或說幽冥之國通用的高額支票、贖罪券。陽間出錢，陰世受惠——衆多和尚諷經叩禮，佈置十分華麗，程序更是繁縟得如同一場連本大戲。於是燈燭輝煌，香煙繚繞，梵音不輟，卜晝卜夜地進行下去，說是要七七四十九天才功德圓滿。

當年的小孩子，是先感新鮮有趣，七天後就生煩厭，山已玩夠，素齋吃得望而生畏，那關在庵後山洞裏的瘋僧也逗膩了。心裏兀自抱怨：超度祖宗真不容易。

我天天吵著要回家，終於母親說：

“也快了，到接‘疏頭’那日子，下一天